



現代豫劇

人歡馬叫



現代豫劇

人 欢 馬 叫

許昌专区戏剧院劇目組編劇

刘錫年 李树修 执笔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六四年·鄭州

現代豫劇
人 欢 馬 叫

許昌专区戏剧院劇目組編劇
刘錫年 李树修 执笔

*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郑州市行政区經五路）
河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一号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豫总书号：3197

787×1092 耗 1/32 • 2 $\frac{3}{8}$ 印張 • 49,000 字

1964 年 10 月第 1 版 196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0,130 册

統一書号：10105 • 618

定 价：(7) 0.24 元

內容說明

《人歡馬叫》这个戏，通过两个飼养員对待飼养工作的不同态度，描写了农村資本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斗争，頌揚了貧农飼养員吳广兴的高尚风格。

正当生产队搶墒播种的时候，飼养員刘自得，不顾集体生产，占用牲口磨面，与別人合伙做小生意。群众提出意見，他凭着自己有技术，反以交鞭子不干相要挟。在大家正为难的时候，他的儿女亲家吳广兴挺身而出，担起了飼养員的工作。

吳广兴坚持制度，不借牲口給刘自得磨面做生意，刘自得心怀不滿，借机报复，使吳广兴蒙受偷料喂猪的冤屈。队长为了調查处理，暂时把牲口交何太照料。刘自得又明給何太帮忙，暗拉牲口磨面；吳广兴不計个人得失，深夜去照料牲口。队长看到了一切事实，又經刘自得的女儿爱勤作証，才使真相大白。

以后，刘自得为了多掙工分，和在生产上同吳广兴比高低，把紅馬累得及乎落駒。接受这些教訓之后，刘自得又想借机会給队里“办好事”，把病馬卖给邻队。在这些事情上，吳广兴都以自己的高尚风格教育了他，終于使他認識了自己錯誤，决心做一个像吳广兴那样的好社員。

时 間：建立公社初期。

地 点：某人民公社吳庄生产队。

人 物：

吳广兴——五十多岁，貧农，飼养員。

刘自得——五十岁，富裕中农，飼养員。

吳大娘——五十岁，吳广兴妻。

爱 勤——十八岁，刘自得的女儿，返乡生产的中学生，吳广兴未过門的儿媳。

冬 梅——十八岁，女，共青团員，返乡生产的中学生。

吳队长——三十二岁，共产党员。

吳守成——四十三岁，貧农，飼养員。

何 太——六十岁，社員。

徐富貴——四十五岁，做小生意。

男女群众若干人。

第 一 場

〔种麦季节。

〔刘自得院子里。

〔舞台偏右是刘自得的住室，向左延伸一道短墙。院子中間有一棵老榆树，树下倒扣着一口缺角石槽。左侧幕里是磨房，舞台左前方放一个籬面的大簸籬。

〔鸡啼，天色渐明。一阵清脆的上工钟声响过，在欢乐的音乐声中，幕徐徐开。

(合唱)太阳出来紅滿天，

趁墒搶种齐爭先。

耨鈴叮嚀响，

馬儿叫声欢，

歌声遍田野，

鞭声响連天，

你追我赶搶时间，

再爭来年丰收年。

〔上工的男女社員由刘自得家的墙外熙熙攘攘走过。

冬 梅：(內喊)爱勤!

〔爱勤由房內走出，她正在补口袋。

冬 梅：（內喊）快点把麦种扛来呀！

爱 勤：补好口袋，我就把麦种送去啦！

（唱）寒露已过秋风起，
种麦的任务万分急。

队长开了动員会，
男女社員干劲足。
写保証，提建議，
挑战应战比高低。
东方亮，人早起，
热热闹鬧像逢集。
看他們——

赶着牛，牵着驴，
扛着耩，拉着犁。
欢欢騰騰上工去。
我把口袋快縫好，
扛着麦种下地里。
劲头大，人心齐，
爭取把种麦任务提前完毕。

（补好了口袋，对磨棚）爹，快点卸磨吧，社員們
都上工啦！

刘自得：（上）爱勤！在家帮我磨面！

爱 勤：我下地搶种麦子哩！（下）

刘自得：（气）不听话！（轉身）咋又站住了！噠！（进磨棚）

〔徐富貴挎一籃油馍上。〕

徐富貴：大哥，面磨完了沒有？

刘自得：你怎么这时候来了？今天早上沒成集？

徐富貴：今天九月九，集可大啦！

（念）九九重阳佳节到，
人来人往好熱鬧。
包子油饅生意快，
吃罢还往家里捎。
昨天你送去半袋面，
集刚上来就脫銷。

刘自得：（念）老弟不要高声吵，
偷油的老鼠怕見猫。
作生意我背着队里干，
让外人知道我吃不消。

徐富貴：（念）你怯紅怕黑胆太小，
挡箭牌我早就准备好，
要是有人碰見我，
大哥你往这里瞧！（指籃內）

刘自得：油饅？

徐富貴：（念）我就說过节走亲戚，

刘自得：（念）老弟你想的真周到！（拿油饅吃）坐坐坐。

徐富貴：（掏錢引誘地）老哥，这是今儿早上賺的錢，除下老本、营业税，你应分四块五。

刘自得：（放下油饅，得意地数着，默念）二九一十八，除下个二二四呀，三三六呀，不对头呀！（对徐）这油饅錢，你扣下啦？

徐富貴：大哥說哪儿去啦，兄弟能那么小气，我是又买了二斤香油。这籃油饅是送給大哥、外甥女过节哩！

刘自得：咳，老哥我可沾光啦！（装钱）

徐富贵：这套面磨完，我就背回去，今天还能赚七、八块！

刘自得：能赚七、八块！好，舍不得孩子，打不来狼，今天我这老命破上啦！

徐富贵：老哥，你真是个干家呀！（比大拇指）

刘自得：干！（得意洋洋地靠着面）

（唱）人走时运财路广，
 馬得夜草毛色光，
 哈巴狗学会逮兔子，
 刘自得如今我才把运交上。

徐富贵：（唱）今年庄稼收成好，
 集市上交易胜过往常。
 你这个牲口槽变成个聚宝盆，

刘自得：（唱）你那个油馍锅变成了万宝囊。
 三个集我分了二十块，
 嘩啦啦票子腰里装。
 照这样干它几个月，
 小日子过得比誰都强。
 腰里有钱胆气壮，
 到明年我要盖三间新瓦房。

爱勤：（急跑上）爹！你咋还不卸磨哩？

刘自得：你要帮我籬面，早卸磨啦！

爱勤：（不耐烦地）磨面，磨面，你不知道群众提多少意见！

刘自得：用牲口磨套面，有啥了不起，也值得大惊小怪！

爱勤：队长說，要趁墒搶种小麦，叫全部牲口都下地，要

不就耽誤啦！

刘自得：耽誤啥！常言說：“參不落，地不凍，扛着耨，只管種。”今天才九月九，早哩！

爱勤：吳大伯說，現在過了寒露，都有點晚了。

刘自得：哼！他吳廣興才種過几壠地，他懂得个啥，論種地，他往后邊站站！

爱勤：還不服哩，大家都提意見，換你这飼養員哩！

刘自得：換我？就怕他們沒这个本領！

爱勤：就會夸嘴，你在家磨面，叫俺在外邊听閑話！

刘自得：（氣）听閑話是你自找！你要在家給我籮面，會听到閑話！

〔爱勤賭氣進屋。〕

徐富貴：老哥，牲口要是換人喂，你不能供面，這生意……可就沒你的份了。

刘自得：換人喂？不是老哥跟你吹大話，這二年隊里活，犁犁耙耙、搖耨撒種，哪一樣我都跑到前邊，咱干的有成績，這點小事領導也不好意思。再說，要論喂大牲口，小吳莊能比上咱的還不多。

徐富貴：話虽這樣說，要是為這事真鬧起來……

刘自得：鬧起來咱就給他見个高低，看誰敢接這活？

冬梅：（內喊）劉大叔！叫你牽馬下地哩！

徐富貴：這點面，我先扛走吧！

刘自得：你先走吧，下午我給你送去！（徐富貴下）

冬梅：（上）劉大叔，麥種、耨，都扛到地裡了，就等你牽馬哩。

刘自得：冬梅，你先頭里走，我卸了磨就去。

冬 梅：（看面簸籮）刘大叔，你用牲口磨面，耽誤搶种麦子，可是不对呀！

刘自得：飼养員用牲口磨面，是队里的照顾。

冬 梅：照顾、照顾，你当飼养員，队里也不知道吃你多少亏，还照顾哩！

刘自得：哎呀，上了几年学，队里盛不下你了！說話沒老沒少的。队里吃我啥亏了，你給我批讲批讲！

冬 梅：用不着批讲，群众都把你編成快板啦！

刘自得：你胡說！

冬 梅：你听！

（念）刘自得，飼养員，
思想不好心眼偏。
驴馬喂的掉了膘，
自己的小豬滾瓜圓。
队里的生产他不管，
光打个人小算盘。
留下紅馬自己用，
磨房屋里忙不閑。
种麦任务受影响，
都怪你这飼养員！

〔数板进行中，何太、吳守成与群众上。〕

刘自得：冬梅，我啥时候得罪你这洋学生了，叫你在这儿給我瞎胡編哩！

冬 梅：这是群众意見！

刘自得：誰說的？

冬 梅：大家都說啦！

何 太：算了，算了，你俩都消消气，公家的牲口种地也是用，磨面也是用，不闹着就算了！

冬 梅：（对何太）磨面得分啥时候，队里抢种麦子，他本着牲口不让用，你能说他作的对吗？

吴守成：何太哥，抢种麦子是队里的生产大事，今年种不好，明年就要减产，办啥事应当先为全队想想。

何 太：唉！都是几十岁的人了，为磨几斤面硬着脖子吵架，不是怪难看么！

男 甲：（看磨棚大喊）大家都来看看！他磨面把红马累得通身是汗，站在那里直喘气！

女 甲：牲口累成这样，我看非病倒不可！

吴守成：咱喂这匹马指望牠生驹下仔哩，他这样糟塌，我有意見！

冬 梅：累坏牲口，影响生产，他应当负责。

刘自得：我看今天您是诚心闹事哩，走，咱找队长去！

男 甲：别拿队长吓唬人，走，找队长去！

刘自得：（走了两步）您头前走，我跟着您！

吴队长：（上）别吵了！别的组都耕二亩地了，你们这一组到现在牲口还没牵下地哩！

冬 梅：牵牲口？人家还没有卸磨哩！

刘自得：队长啊！

（唱）昨天我曾对你讲，

牲口料眼看就喂光。

冬 梅：（唱）他嘴说拉料喂牲口，

暗暗自己磨私粮。

刘自得：（唱）拉完料我磨了几斤面，

說起来这事也平常。

冬 梅：（唱）地里正在把麦种，

男女社員誰不忙！

刘自得：（唱）几天我沒往地里去，

誰知道耩麦这么忙。

冬 梅：（唱）你自吹生产經驗广，

推脫不知是假装。

刘自得：（唱）她編着快板把我罵，

冬 梅：（唱）批評他难道不应当！

刘自得：队长你看看她那态度，跟老年人說話一蹦三尺高。
上几年学回来，全队都盛不下她了。你可得好好管
教管教她哩！

吳队长：刘大叔，冬梅說的是理，地里忙着搶种，你咋能用
紅馬磨面哩！

刘自得：那……我用馬，昨天不是跟你說了么？

吳队长：你跟我說的是拉完料不影响种麦呀！

冬 梅：你私自磨面，影响生产；影响生产，就是妨碍社会
主义建設；妨碍社会主义建設，就是……

何 太：噢，行了，行了，这帽子可是不小啊！

刘自得：（假可怜地）队长，你想想，我为队里的牲口；起
早睡晚，鋤草、担水，操心受累，就因为磨这几斤
面，給我扣这么大个帽子。算我思想不好，我妨碍
社会主义建設，我交鞭子。（对冬梅）誰思想好，
叫誰干！（溜进磨棚）

男 甲：他不干，换人喂！

吳守成：离了他刘自得，生产也垮不了台！

吳队长：牲口就是換人喂，他这工作态度，也得好好批評批評哩！

群 众：他不接受，有啥办法！

吳队长：不接受可以給他讲道理！

何 太：（对众）喂快牲口可不是說着玩儿的，这是要技术哩，沒有两下子，可干不了哇！

冬 梅：只要有人教，沒有学不会的东西。

〔爱勤随刘自得上。〕

刘自得：啊，原来是你想干呀！那好吧，我倒要向你这洋学生領領教！冬梅，这一匹馬身上有多少骨节？这一头牛身上有几处旋？掰开驴嘴看看，一对牙是几岁口？四个牙几岁口？边牙几岁口？

爱 勤：爹，你別难为人家冬梅啦，人家要是給你提几个問題，恐怕你也回答不上来！（用嘴暗示冬梅）

冬 梅：（趁势而入）对！你說，啥叫自私自利？啥叫大公无私？什么是五好社員？五好社員都有哪些条件？

刘自得：……

爱 勤：看看，你也說不上来了吧！

刘自得：（对爱勤）啊！你这个死丫头，我叫你給我插嘴！
（脫鞋欲打）

冬 梅：（拦住）你把牲口沒喂好，还不許別人提意見，这算啥道理？

刘自得：沒道理！

〔群众哈哈大笑。〕

刘自得：队长，他們合伙給我办难看，这工作我还有脸干！

吳隊長：你好好想想，是大家故意来找你的錯，还是你自己把事办錯了！

刘自得：你当队长也不給飼养員作主，这牲口我沒法喂了！

吳广兴：（內喊）冬梅！（上）三趟两趟牵不走个牲口，再耽誤一会儿，天就晌午啦！

冬 梅：俺刘大叔不叫牵！

男 甲：人家在这儿拿大糖哩！

吳广兴：种麦的大忙天，还有閑心鬧气，耽誤了队里生产，可是不好哇。

刘自得：这事不能怪我呀，是他們找上門来跟我鬧哩。

吳队长：你要把牲口早牵下地，大家能会提意見？

刘自得：提意見容易呀，俩嘴片一碰說出来了。大家也得替我想想，为队里牲口，白天黑夜，寸步不离，就为磨这几斤面，大的吵，小的鬧，今后我还咋有脸干哩！

吳广兴：自得，你說这話可不占理呀。

（唱）常言說：旱盼雨，涝盼晴，

庄稼人盼的好收成。

要夺丰收得下好种，

論农活，你比我懂得多来知道的清。

节令不会把人等，

搶种的任务不能放松！

磨面、播种，你比一比，秤一秤，

哪个重来哪个輕？

事作錯，要改正，

群众的批評該欢迎，
更不能瀝气耽誤秋耕！

何 太：听人劝吃飽飯，自得是明白人，只要說的是理，人家能不听。

刘自得：想还叫我喂牲口，得把話說到明处！

吳队长：有話你就說吧！

刘自得：头一条，从今以后，这牲口我管喂我就管使，誰也不能在一边說风凉話；第二条，今天冬梅当众給我办这难看，队长得管教管教她；……

吳守成：別說啦，这不是捂大家的嘴么，我不同意！

刘自得：你不同意？誰不同意叫誰喂！我交鞭子！（扔下鞭子）

吳广兴：（生气地）地里正忙的时候，你丢下鞭子，这不是給队里出难题嗎！

男 甲：別跟他說啦，队长說服，群众帮助，算是白搭工了！

吳守成：队长，牲口乾脆換人喂吧。

何 太：喂快牲口这活儿，可比不得你那儿头牛，守着槽头就行了，这要真本事哩！

吳守成：这点技术活也难不倒人，你过去不也喂过快牲口。哎，队长，牲口叫何太哥喂吧！

何 太：（忙阻拦）噢，我不是怕得罪人，您看看我这年岁，自得兄弟，……（欲拾鞭子，队长拦）

吳队长：（激动地）小吳庄难道就再找不出一个喂快牲口的人啦！

〔群众議論紛紛。〕

吳廣興：（挺身而出）隊長，我喂！

劉自得：你喂？（冷笑）哈……一根馬毛沒摸過，你能喂牲口？這是技術活，學問深着哩！

何太：廣興，年輕人不知道輕重，你這麼大歲數了，咋能跟着湊熱鬧，你要喂不好，不是把隊里生產耽誤了！

吳廣興：（唱）眼前擺下一杆秤，
衡量我能不能壓住定盤星。
我若接住牲口喂，
可惜我缺乏經驗少本領，
得罪親友是小事，
怕的是喂壞牲口影響生產怎能行！
技術不會我常領教，
一遭生，兩遭熟，
熟能生巧巧則通。
倘若牲口我不接，
劉自得必然依仗技術欺壓群眾鬧得更凶。

（激烈的思想鬥爭）

吳隊長：（唱）困難時刻要堅定，
這點事豈能難倒貧雇農。

（熱情鼓勵、期待地）吳大叔：……

吳廣興：（唱）喂牲口是鋼釘我也要碰，
這個担子我担承！

吳隊長：好！（興奮地拾起鞭子交給吳廣興）給！只要有志氣，多向群眾領教，一定能把牲口喂好！

吳守成：三個臭皮匠，勝過諸葛亮，喂牲口咱哥倆在一塊多